

卷二十

龍圖公案卷之一

阿彌陀佛講和

話說德安府孝感縣有一秀才姓許名獻忠年方十八生得眉清目秀丰神俊雅門有一屠戶蕭輔漢有一女兒名淑五年十七歲甚有姿色每日在樓上綉花其樓近路常見許主行過兩下相看各有相愛的意時日積久遂通言笑許生以言就之女即微笑道肯其夜許生以樓梯暗引上去与蕭携手蘭房情交意美及至鷄鳴許主欲歸暗約夜間又來淑五道倚梯恐夜間有人經過看見不便我今備一員木在樓枋上將白布一員木半垂樓下汝夜間只將手緊抱白布我在樓上吊扯上米豈不與漢一人忽一夜許生因朋友請酒夜深未來有一和尚明修只滿樓上垂下白布到地只道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住木樓上垂下白布到地只道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住木



書名 龍圖公案六卷 光緒十八年濰陽成文信
 記刊本
 撰者 明 闕名 撰
 卷二十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系書號 雙紅堂-小說-46
 編號 D86210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系書號: 雙紅堂-小說-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本龍圖公案六卷 光緒十八年濰陽成文信記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萬福謝過那娘子轉身下樓而去展爺又斟一盃才然要飲只見那邊坐上有個後生也是吃酒眼望着展爺從鼻孔中一冷笑這展爺正自一心无好氣急忙問道尊駕莫非與着在下麼那人說小的焉敢呢只因爺上不是本處杭州之人才上這一回當將才這婦人並無婆婆他夫主也不曾病皆因他夫妻好吃懶做時才尊駕此番好意付與流水矣

這後生說罢一夕謝私話會酒資站起身形他去如飛

這展爺也查心中多憂悶會錢文急下樓去也隨後跟

見那人西齋酒樓往南透原來他竟是追趕那了妇人

這展爺心中不解其中意我道要者是誰好誰是歹人

見他們俱了走入竹杆巷這位爺在跟後面要認他的門

且說展爺隨後進入巷口一直往東走至中區那妇人進了路

北門内那後生站在門外看了半日他竟往東走去展爺也回

下處心中另有主見且听下回分解

君子自重

龍圖公案

第貳拾部

只見那屋中正只有人說說原來是說並不曾安歇還点燈

只聽得說彷彿是老嫗來說斗一声說我兜息怒且听分明說

將才你說媳婦所說的這話這其間說到使為娘的信寔情說

他說是說施銀君子在蘇州再者是說還看你妻子平素中說

並非是說老身見財忘却了據我說說這銀並非是來路不明

况又是說酒樓之上為見証說到明朝說娘同着媳婦走一程說

我去到說酒樓以上細追問說娘把那說就裡情由訴說個明說

必然是說惻隱之心將借助你病好說見這位君子謝一声說

當下展爺又听一個男子喘吁吁的斗一声娘呵明日去到酒樓

樓照明白倘然若是這人的好意我若病退之時我必尋這位人

君子我無別的相謝竟是盪上一個頭難得此人救我一家人人

性命想來這位君子必無他意免將才說的話必當真問怕的人

是人貧志短也是常事老娘看媳婦的分上想孩兒不孝之罪

這位爺聽畢房中這此話說原來是說禮義的人家為何窮

看起來說這人家以後必有發有一日說運轉時采把門戶更窮

也不枉說某家夜半走這次這家人說禮義剛常俱各分明說

貼身形說意欲跳出院牆外說還要去說尋我昨朝那個後生說

邁虎步說才然要出這葡萄架說忽然的說又听咕咚响了一声說

這英雄說舉目留神觀仔細說原來是說跳的正是酒樓那後

這小子說跳到院中把窓奔真可巧說那屋中之人竟吹

展爺只見這人跳過牆來竟奔窗靈而去才至窗前可巧那屋
內一口把燈吹滅展爺看着正是昨朝那說話之人見他站在
窗外還往裡看這展爺輕輕走至跟前用右手把他脖子捏住
用左手將他後腰一托走至牆邊縱身一躍就跳出牆外用手
把此人往東出去巷口却是南北街道東西裡並無鋪戶也无
居家住宅展爺竟往東走去只見路東竟是一代高牆走不遠
有一棵大槐樹展爺將這人放在地下拔出寶劍用腳蹬住這
人展爺問一聲你姓甚名誰你是何人之子昨日你謗言那婦
人取之何意把寔言告稟你若不肯寔說某家劍過无頭你做
無頭之鬼說罢將劍在那人臉上一恍那人一見明恍恍攝人

眼冷雙雙閉人寒戰兢兢不由害怕叫一聲壯士饒命待小子
寔說展爺說若順情理俺便不殺你快此說來

見那人 躺在地下忙哀告 他說是 爺爺你饒命請听明

我小子 姓李排行就在大 還有個 兄弟年幼却把書攻

我小子 今年是二十七歲 我名叫 樓兜是我的個乳名

只因我 幼時不肯學好處 特常的 我宿在烟花柳巷中

替因是 當年我父去世早 我的娘 竟好吃齋又愛修行

由着我 懶讀詩書不學好 終日裡 趁手好閑无有經營

只因我 心內看上這李嫂 我小子 常至他家去送針工

我意欲 請他同吃一盃酒 誰知他 竟破口傷人往外哄

因此上 在下是羞惱變減 好容易 他的夫君得了病症

我的心 觀着他家貧好入 為的是 少柴缺米我與他攻

昨日裡 正在酒樓將他等 又遇着 尊駕施銀你把好行

原是我 一時之間心中氣 我這才 私造此謠言把你烹

又誰知 爺爺你留心來訪 望求爺 貴手高抬饒我性命

展雄飛 听罷委兜這此話 他這裡 有語用言悶了一聲

當云展爺問一聲既然你家下竟有高楼大厦也是豐厚人家

為何行這些不端之事那人說我家並無高楼大厦展爺說既

是無樓為何名喚樓兜那人說小子是七月生人那時我姥姥

舅女姨娘俱在我家這日天氣炎熱我父親從外面買了一個

西瓜與大家解渴誰知用刀把西瓜切開嘩一声响流了一地

是個樓西瓜故此取名叫小子是樓兜展爺說你還有兄弟在

家麼他說有個兄弟在家念書呢展爺說既有你兄弟接續香

煙留你這忤逆子何用只听唳以一声人頭落下展爺一想雖

然除去這不肖之子這豈不連累這棵樹的主人麼也罷將尸

移開免留後患才伸手去移屍只听噹的一声鑼响又有梆子

之聲原來是巡更的到了展爺顧不得移屍將身一蹶跳入高

牆一裡原來是座花園信步順甬路往前那走跳出這牆必是

後街走至園門有兩間花亭尚未息燈屋中却有一個男子的

聲音說話展爺在外細耳聞听他二人說此甚玄言語

只聽得這男子開言道 他說是 你且听我訴說個明

豈不聞 逢姦必救是古語 必學偷盜總要受窮

這男子 他的話語還未盡 又聽得 有一個女子把話明

他那裡 張口搨阻說听訴 叫一声 杜家哥哥你且听我細說

既如此 胆量過小別來往 我玉香 本是住在井里鋪中

對你說 奴與他並非婚配 他本是 三官廟內的小道童

皆因是 我母認他是干兒子 奴與他 奉着母命把弟兄稱

只因為 他與我楊家長往來 我的娘 他又時常不在家中

我也曾 受過趙家財禮定 二月中 就要來娶我過門庭

我的娘 明明知道奴心意 他這才 命我同清風遠途程

路途中 囊中空虛缺盤費 我二人 投身為奴到閨府中

到此間 夫人喜愛奴伶俐 派我在 卧房之中常做女工

那一日 老爺忽然回家轉 竟把我 二人攆到這後花園

那一天 清風在街上聞着信 才知道 他師父有人聘請在

言明了 誨銀正正三千兩 要害那 開封府的色公赴

定下了 七朵肆拾單九日 竟在那 龐府的花園定成功

這清風 聞他師父這發財信 因此上 告假登程去奔汴京

到那里 借幾百銀到了手 我二人 還想回京我奔家中

你笑笑 來回到有多遠路 因甚的 害怕着忙你心恐驚

就便是 有日他若來到此 奴有計 謀害了清風把你從

這展爺 不啻他二人開合 走至那 高牆跟前他縱身形
出離了 閤家花園心暗想 某只得 急到東京去探包公
他這裡 思想要把汴梁進 忽听得 樵樓之上交了五更
這展爺 他回到了真武廟 跳過了 廟內群房到了屋中
且說展爺他一夜無眠到天明至廟中更換衣服放香資辭別
道人竟往大路而去才然走至十字街前那天才明只見有一
個賣粥的老兒與一個拾糞的說大哥借這街上出一件新文
拾糞的說什麼新文想必是殺人之事却不知被何人殺死若
論死者早就該死這還算遲了那賣粥的說怎麼不知何人殺
死現今有了兇手展爺听得有了兇手他竟止步聽他後音那

人問道誰是兇手呢這人說這兇手想不到竟是閤府的杜先
生只因打更者見死屍就在那里守住敢則兇手在槐樹上面
躲避被巡更的拿到衙門二十大板他就招了展爺聽了這話
原來是他也該遭此淫報某家且去探望包公他竟迈步投東
京而去 這展爺 直往東京大路去
這英雄 不啻高低路上不平 在途中 曉行夜宿非一日
那一天 進了這東京汴梁城 在路上 風聞都說包爺染
所以這 展爺才急忙走進城
且言展爺一直來至開封一看竟不想是衙門的體統那些差
人俱是失魂少魄的一般展爺走入班房見王馬張趙是垂頭

喪氣大家見了展爺站起身形王朝面代怒容拱手說展爺來的正好再有三日不來只怕不能與大人相見當下公孫策來至與展爺彼此打躬失禮吩咐從人命人脩酒席展爺說不用大人染病有多少日期了公孫策說今日肆拾天正展爺說少時再叙某到龐宅花園少刻就到說罷轉身而去云回分解

水晶亭園丈候邢道

花園中巧遇二嬰童

攝魂瓶暗使七劍法

攝魂亭邢治喪殘生

前部所言展爺別了衆人竟投龐宅花園這天就有二更時分展爺走至牆外憶住身形等不多時身體一蹶跳過院牆走至

花園躲在太胡石後等候個機會不多一時有兩個小童兜手

提燈籠只聽他兩個說話那一個說是哥哥師爺爺叫偕們尋

我鬼見愁我看這明明是三楞草怎麼是鬼見愁呢又听那一

個說兄弟你不曉得這諸般名色俱是用而要當你听我告訴

與你這其中的緣故你就明白了

這童兒一壁里走着開口道叫一聲兄弟你留神听我云

你說這鬼見愁本是三楞草這其間另有情由在內且存

皆因是園丈龐爺將他請七箭法害死開封的包大人

這如今亭中作法有四十日若到那七七的正夫命婦陰

命你我夜間來尋三楞草為的是今夜拘拿包公的魂

俗兩個 再尋此物走三次 開封府 管許就死了包大人

那亭中 只有師爺他人個 伺候他 來往出入是俗二人

怕的是 生人進亭就破了法 若冲破 必是瓶爛人亡了魂

包大人 得命回生還由可 還怕是 師爺那治他命難存

這此事 外人焉能得知就 對你說 千萬你別對外人云

他兩個 園內尋找三楞草 這位爺 才把就里情由記在

二小童 尋着毒草在懷中 那曉得 展爺影身在隨後跟

這小童 手提燈籠往回走 又聽他 路途之中將話來云

叫一声 我將才對你說這話 這其間 要你留神記在了心

你看那 秋末的長虫脫壳了 藥材名 叫他是蛇退却主何

還有那 糞堆生出那屎 浪柯 改美名 是鉄甲將軍也是耳

你看那 蚩蚩免死皮 蟬又 改了名 為的清熱托毒有分

兩個人 只顧閑談往前走 那曉得 他身後却有一個人

兄弟倆 正走中間抬頭看 來到那 水晶亭邊他把話云

且說這倆個童兒走至亭外見此亭是周圍大亮透出四面

燈光緣來這座亭子四明免盡都是楊州進來的玻璃故而名

叫水晶亭原來正是因丈在亭中坐等那坐法的道人邢治傍

邊有兩個得用的管家龐福龐祿弟兄兩個這龐祿是個半憨

子因他常說此俊話因丈到喜歡他有趣免故而他也在此

伺候且說這兩個童兒來至塔下展爺远远的止步站立只聽

童兜問道那一位大叔在只見龐福走來說你二人回來了麼
尋找之物怎樣了童兜說尋得在此只見龐福進內回稟不多
時回轉叫聲童兜太師爺賞賜你二人二兩銀子買菓子的叫
你兩個送去罷只見那童兜有此害怕不敢去送龐福回稟太
師爺的諾說童兜們不敢走待小弟將他們送至月亮門前也
就好走了小人回來因丈說千萬不可進院中去恐有差遲不
當穩便當下龐福送這童兜往前行所走展爺又跟在後面只見
月色朦朧原來是往西北而去展爺在他三人的後面緊緊跟
怪不得兩個童兜說是害怕原來是一代松林是黑洞洞
往前走不多一時來的快好到了個月亮角門有一座亭

到門前龐福他說你各人去他那裡扭項回頭往回里行
展爺他看見龐福將身轉去他在那松樹的身後影住形
只見那龐福竟往東南去那兩個採草的童兜進院中
這英雄將身躲在門兜外他這裡細耳留神往院內聽
只听得童兜開口把師爺鬼見愁尋着拿到了攝魂亭
又听得有人答應說知道你兩個自去歇息我把法術
兩孩子歡歡喜喜各人去展雄飛他攝足潛踪入院中
黑影里一眼看見那老道原來是道人生來的惡形容
則見他身軀雄壯高又胖一嘴的連鬚的鬚鬚墨染成
掃竹眉配着兩支三角眼有兩個焦面的豹牙唇外生

他這裡淨手已畢去作法只見他番身走進了一座亭到那裡舉手焚香將頭叩他說是我今來拜拘魂的瓶且說展爺見那道人作法他是披髮赤足胸前拈扭履着衣服把個讓元的大肚子露出外面站在供桌以前口噴法水手執一把菴木寶劍在炉內焚香口中念咒那桌上是香炉燭所中間供着一個磁瓶瓶口上是紅絨遮蓋繫着五色絲線瓶上有一個紅帖兒上面寫的是拘魂瓶三字只听那道人把桌子一拍說道包文拯你三魂來此二魂為何七魄來此二魄是何道礼他又跪倒在地口念真言展爺一見心中大怒迈步走入門內才要拔出寶劍只听呢的一声响那道人哎哟一声身形一蹶就反過面朝上仰卧在地展爺一看原來那桌上磁瓶蹶個粉碎那道人的肚子是滾元蹶成兩半鮮血淋漓展爺走至桌前一看瓶是碎了桌上的紅黏子也是一片鮮血臭氣聞敢視瓶中之物又見還有一物展爺取在手中一看原來是一個菴木的小人兒細看七壳釘着六個針背後有包爺的生日八字展爺看明此物伸手用道人的衣服擦去鮮血收入懷中以為對証又從鞘中拔出寶劍將道人的首級割下拿在手中迈步出了攝魂亭直奔龐因丈的水晶亭而來至亭外只听那老賊問道天色却有何時了又听龐祿回話說這天還是昨日那個時候了老賊說今日邢法師未何來得遲了只听龐福說太師請去安

寢有小人伺候因丈說老夫必要候他作法一畢我還有話要對他說呢這展爺來的時節早就疊下主意踏在亭外手中拿定道人的首級听得老賊這話他站在窓外將頭對准了龐國丈腦袋搜的一聲打將進去可巧正打在龐賊的臉上哐他一跳慌忙問一聲這是何物打重了老夫只見龐祿趕上前去拾得在手跪倒回話說太師爺將才說那師爺來得過遲想是他身子不得工夫先打發他的腦袋來陪着太師爺說話來了

權奸為子心不忠
妖道因財性命傾
忠良自有天加佑
趙虎討差奔杭城

龐太師分咐一聲拿刺客那此個惡奴聞听答應一聲一個個燈籠火把如白晝這些人七言八語是亂烘烘花園中吡吡不斷人吶喊那展爺早就出園鬧到鬧封進衙中展爺走入班房內只見那王馬張趙改了形容一箇箇滿面堆歡添喜氣眾人等却與昨朝是大不同這象人一見展爺忙讓坐見他們個個代笑都貼身形公孫策才然張口把展爺問但則見走進一人却是包興進門來咲彥開口說大人請這句話反一位英雄說個怪當下展爺被包興一句話說了個楞怔忙問道包興你可知我到此底包興說小人並不知展爺來到這原是大人有四更天

氣忽然醒來吃了一盃茶就問小的展爺那里去了小的說展爺未到太人說展爺又來了又坐了一会的工夫派小的尋展爺小的進門就看見了展爺這大人如何竟知道展爺來到連小的也不曉其詳細展爺彼時說是了不但你不知其詳細大槩眾位俱都不曉得代我同你去見大人回來告稟列位說罢叫王長服到淨面湯來淨面而更換衣冠襯服同定包與竟入後面內宅的書房

這展爺走至內宅把書房進包大人榻上一見代咲云 展義士稟正衣冠慌忙施禮包相爺忙忙分咐快平身 說道是你從何方來到此地可所說 某家得病甚出奇 終日裡也不覓渴也不覓餓

好一似 竟是南柯一夢里 今日裡 不多一時我把你見

我包某 向你的言語 你不知 魂夢中 彷彿與你在那一處

飄渺間 觀見龐文在坐亭 坐上的 展爺听得這一句話

他將那 飛木的人兜 擊在手 在榻上 大人忙問這是何物

一伸手 接在手中他看的 端 原來是 巧匠雕刻的人一個

寫的是 包拯的年月日 其時 這包爺 一見此物他用言問

說是你 把就里情由 我與 展雄飛 聞得大人問這就裡

他說是 大人祈我訴根苗

當下展爺說是大人的病症是有仇人暗中謀害故而大人的魂魄不在自己的身體此乃是暗中有入鎮壓所以魂魄歸此

桃木之人大人竟是肝睡大人一聞此言說賢弟何以得知你
快些言講命包與看酒請公孫校尉等此候大家同飯某家而
世為人也要吃一盃你將情由細細的講來大家公听
書房中立刻擺上西桌宴不多時文武與眾人俱到全
上席是大人與雄飛公孫策還有那王馬張趙陪在下邊
大人他坐在席間開言道說賢弟快把情由對這象言
這展爺控背躬身忙施禮說道是大人在上請自听言
展爺說自那日我遊至杭州城內到酒樓上吃酒有一個討錢
的中年婦人懷抱小兒却是個有廉耻之人我贈與他銀一錠
他竟不肯受他說家中有失目的婆母恐有閑言反為不美當

時我將名姓道及與他又有酒樓作証他這才受銀謝畢下楼
而去傍邊有一吃酒後生對我從鼻中一冷咲問其所以他說
那婦人終朝繞街誑騙說我目不視人他說罷下楼而去當時
某也跟隨下楼原來這厮竟是追趕那婦人那婦人進入巷口
這人也進入巷口我也跟去那婦人進入家中那厮站了半日
往東去了某家回轉廟內趕二更時分是我放心不下復至他
院中窺听原來那婦人的一家都是禮義剛常的門戶
聽明了一家老幼都知禮義我意欲回轉再尋那後生言
猛然間那人從外越牆過而我我把他拿至街前細問根源
原來他竟是姦邪起謗語那時節某家性起將他命泉

我躡身跳至閨家的花園內誤心中耳聞得屋內講話言

却原來是男女二人說話這女子母命他逃走因賣姦

拐代他却是清風小老道假夫妻投入閨宅看守花園

那清風街上聞着一個信才知他師父被人請至龐家

七箭法暗中謀害大貴人的那時節我在院中听了一番

這女子名喚玉香他是姓楊他住在沙井村中却有家元

展雄飛說道這這一句話包大人坐上開言又問一番

當下大人听说玉香是清風拐代這就是了他娘楊寡來此刁

告他為的是免趙家口舌候邊趙虎貼身形討差要到杭州拿

玉香完沙井村之案鎖拿道童清風好與龐賊作証到是兩全

大人說你去到也罢了還得有人相帮某才放心趙虎說衙中

的捕班頭役姓董名福此人却是能幹大人點頭應準趙虎辭

別人就立時起身自趙虎走後展爺又將殺那道驚啼龐賊的

話又叙了一遍不多時席散大人留展爺就住書房等偕大愈

之后再走未遲當時展爺從命住在開封不表且說趙帛派董

福跟隨去後誰知董福在号中要了一匹瘦馬趙虎代領從人

趙寧三個人出城迤杭州的大路而去未知如何且听下回解

為分解下部准言惕趙
奉差遣三人上大路
住客店趙慶訴冤情
迤程途寅夜逢大雨
回投宿看見死屍靈

且說楊爺趙希出城催^馬上路繫上加鞭又是戰馬如飛相似如
云從人也是一匹久戰之馬只苦了董福那乘之馬是一匹号
又瘦瘦如何趕的上這匹戰馬這董福心中著急打坐下那馬
竟是老墩兜急的渾身是汗把他的屁股也產了兩塊繫咬牙
闕走了一日夜晚在店同從人把飯都吃完了董福才到趙虎
問其所以是馬不堪行命這一日三人住在了招商店
三個人一夜晚景到了天愕英雄吩咐備馬要起身走
今日裡兩程並做一程行他三人路途之中還是照舊
苦壞了董福的号馬不堪行在路上飢餐噉飲走了几日
這一天投在山東旅店中用的是上等菜蔬上好的酒

楊趙爺用飯已畢飲茶羹有董福叫声老爺坐下的馬
我騎的瘦馬馬能一同行只因為頭一天就把屁股產
今日裡兩腿酸麻產瘡疼明日裡老爺的坐騎我恐趕
怕的是一路差使你兩行路兩個人在房中閑談論
忽听得對屋中有哭泣聲的兩個人在房中閑談論
聲某家身体困乏正代歇息這店中為何如此悲慟是何道礼
董福斗店家快來走堂的急忙跪來問道說爺上有何吩咐只
見趙虎問道說你這店內為何有人哭泣呢走堂的回道也是
一位住店的客人將才我說過不准他噯他又是哭哭啼啼的

也不知謂着何事待我前去問他叫他別憂就是了爺上不必
生氣我就去向他趙虎說你把這人代來我問他走堂的才然
出門董福明知趙虎秉性不好他就告訴走堂的說這一位是
開封府校尉趙四老爺他的秉性最暴少時你與那人來見必
須將好言好語向他說明也就无碍了可別與他爭論這人性
如烈火眉趨就要殺人惹他作什麼走堂聞所連忙說是多承指教
走堂的點頭答應往外轉走至了對面的南屋往里行
說道是將才囑咐你別大你為何反到啼哭大放悲聲
這如今正房的老爺把你叫你去他要當面向個分明
這老爺他的秉性如烈火他又事六品官職又在開封

你全我那邊房中把他見你把那好言好語訴說分明
千萬的莫與這人多較量倘然是惹他性發借纏不清
那人說店家不必耽驚怕有我去見了他人我把礼行
慢言他是一個皇家護尉就便是開封府的大人急
站身形用手開門往外走一直的竟奔上房往內里行
走堂的跟隨在後耽驚怕走進了上房之中不敢作聲
那個人先進房中抬頭看只見那趙虎站身向了一声
且說趙爺見這人進門站起身形讓坐他是滿面陪笑問了聲
說是將才是仁兄哭泣之聲麼那人來時本是一腔子怒氣一
進房中見趙爺這等的謙和這人也就不改換容顏口尊老爺請

生老爺問哭泣之聲原是小弟无能一時間心中有為難之事
故耳傷悲驚動老爺的美寢恕小弟无知之罪趙虎說仁兄何
出此言四海之內皆是朋友又何言無能之語又何罪之有古
云丈夫有泪不輕滴想來必有含冤在內仁兄何不言明大家
听了也有分寸

說道來 象位听着也是煩發 既然是 老爺若問這詳合細

我只得 從頭至尾細細言的 我小人 姓趙單名是個慶字

我就在 太和縣內有家原 小的在 縣衙之內我當皂快

我跟的 是一位仁慈的好 只因謂 上司來了一個冊諭

寫的是 三公子去到太安 不日裡 就來到太和這一縣

預備着 公子來此必打尖 我趙慶 領了知縣太爺的命

准備下 伺候公館樣樣全而

那日我小的奉命伺候着包三公子前一日就來到她地原來

上下足足的二十位又二十位馬還是老程住下有一位管家

名喚色旺說是要規矩五百兩小人無曾預備他將我吊起重

打一佰皮鞭打完了還要銀子如無銀子還是要打當時是我

挨刑不過討三日限期暫且免打我家的知縣是一位清官他

家內又窮那有許多銀應酬子呢我原是暫時躲打今日就是兩

天了明日限滿若能銀兩想來亦發打的利害想我一死不為

緊要奈因家有七旬老母在家無人侍俸故此前往無門退後

無路所以才傷心落泪

這趙慶

說罷了這前後的話

把一位

愕黑 爺眼都氣紅

說道是

世上竟有這不平的

細想來

我還是 個人瞎了眼

都說是

那包公是個奇男子

誰知他暗裡藏刀把人輕

這楊爺

眼望趙慶把仁兄斗

你為何不去上告把冤明

趙慶說

我有心去告缺盤費

逃呈詞還得登途奔東京

趙虎說

你無盤費却到容易

斗從人即忙取出銀一封

既要告

還是逃呈在開封府

你在他叔父的衙中把冤

看一看

這事包公是怎樣斷

不日裡我忙回轉把你應

這件事

他若是公斷還罷了

他若是一點偏心我先容

我與他

同到那駕前面了聖

再不然惹惱我趙虎

殺個土平

楊怔爺

順着口兒還往下講

只听得董福把老爺尊一声

當下趙虎正在氣忿之間信口開河還往下胡云董福說老爺

且息雷廷這事倘有不真之處那時該當怎樣趙虎說這事兜

焉能不真董福說何以見得呢趙虎說你瞞這不是他說的趙

慶說若論小的回稟之言句句是真董福點頭說是你既然有

了盤費你別辭辛苦就走上盪你若不走那色狂豈肯干休

要說此話是包三公子說的然而真假暫時難辨趙慶說這也

未必能虛那册論寫的是色三公子奉祖母之命泰安神州進

香馬能不寔趙虎說你听听是進香這事不能假這原是婆婆

媽媽的事大緊是寔你急去告狀其這裡也起身早此回轉好
探听你的這事說罢趙慶拜別出店進京告狀這話不表單言
趙虎到天明起身三人竟奔杭州的大路而行
趙虎他 在床上歇息有刻 猛睜睛 見月色當空分外明
叫起了 從人董福都備 上 用付了 店賬飯錢就要起程
出店門 不啻天色早其晚 三個人 一齊認證上了走龍
楞英雄 把拉拉催 開坐 馬 哧的的 不啻那高低路不平
惡狠狠 緊咬牙肉往前奔 急煎煎 扒不得一時了 杭城到
為的是 早至杭城把差 叫使 轉回程 打听趙慶的吉其凶
在途中 飢食喝飲走至 錯 原來是 過去程頭怎歇身形

當下這董福緊緊跟隨他坐下的馬有飽草料也竟快了所以
才跟上相離不遠董福在後面高声叫道四老爺們走過站
頭往前去無有客店怎樣趙虎說那里黑了在那里歇 息又催
三個人 只顧趕行越過 處 忽然間 西北乾天起了怪風
董福說 天氣上來怕有 雨 倘然是 大雨施行却待怎行
趙虎說 就便有雨借不怕 難道說 勝似過千軍萬馬營
我曾恠 刀鎗林內長出入 到了那 百萬軍中也不怕驚
莫不成 雨大還攔阻人路 催戰馬 你我三人再奔一程
這句話 趙爺說的無完畢 只見那 黑雲四部有了雷聲
涼風兒 陣陣刮來吹人面 不多時 大雨盆波往下來傾

三個人 只顧催馬往前邊 只見那 地下的水深有一
董福說大家尋找一個投宿之處 上面雨淋不怕天又黑
了馬看不出道路 倘然失足 那時怎了 趙爺各應就尋找投宿
之處 這三人一去投宿 又不知出了几條人命 且聽下回分解



